



鄭氏之兵鎮

石萬壽*

一、緒言

鄭成功自永曆元年，即西元一六四七年，清順治四年起兵南澳以後，經永曆十三年（西元一六五九年，清順治十六年）之兵敗南京城下，至永曆三十七年六月（西元一六八三年，清康熙二十三年）馮錫範挾幼主克塽投降清朝為止，前後共三十八年。在此期間，鄭氏遊擊於東南沿海，南攻閩粵，北入長江，兵鋒直至南京城下。及南京之役大敗，國姓未能得意於福建、廣東，乃東關草萊，逐荷蘭人出台灣。鄭經又乘三藩之役率師西征，連得漳泉等七府之地，及三藩事定，狼狽回台，終至澎湖之役失敗，鄭氏覆沒，變化可稱不小。鄭氏三代之變化既大，兵鎮組織亦因主客觀條件不同有所變異，其所組成之兵鎮，有以下三類：

其一，藩主直轄之衛鎮，為親軍諸衛、左右先鋒、衝鋒、援勦、護衛等鎮。鄭氏之『親軍曰侍衛，以馮錫範為之，曰勇衛，總制留守兼攝之，曰左右武衛，以薛進思、劉國軒為之，曰左右虎衛，以何祐、許耀為之。又有五援勦、五折衝、五衝鋒、五常、五行、五兵、左右先鋒、前鋒、後勁、中權、五戎旗、二十八宿營制，聽五提督調遣。』（註1）其中侍衛、勇衛、左右武衛、左右虎衛為親軍諸衛，其餘各鎮則為一般直轄鎮營。

二、兼轄數鎮之水師各軍、陸師各提督，見之於文獻者，有永曆四年八月鄭成功初起時，『自為中軍元帥，用蔡福為內司中軍鎮。』（註2）中提督則有『中提督中鎮洪邦柱、中提督右鎮尤俊、中提督後鎮楊文炳等四十七員焚燒溺死。中提督前鎮黃球倒戈投降。』『劉國軒提調中提督左鎮李廷桂等諸

* 石萬壽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註1：引自閩名閩海紀略永曆二十八年，文中之折衝鎮當為鄭氏初起時之五護衛鎮，改稱之五宣毅鎮。

唯『明鄭』一詞，今學界多改用『鄭氏』，故改題『鄭氏之兵政』。

註2：見江日昇台灣外記卷六，此鎮亦可歸類為國姓直轄衛鎮。

鎮營，環泊娘媽宮前。』（註3）中提督既有中、左、右、前、後五鎮，左、右、前、後四提督之組織當相去不遠。

三・鎮守地方官所轄兵鎮，明鄭除金門、廈門二島外，銅山、南澳等地均派將長期駐守，轄下亦有兵鎮，如永曆十一年十一月，國姓派『師攻破鷺汀埧逆寨』之因，係以永曆『三年七月我師攻圍潮州抽回，繇彼寨外京過，被其藏誘截殺，忠勇侯左鎮呂未死之。』（先王實錄）忠勇侯左鎮為鎮守南澳地方官忠勇侯陳豹之轄鎮。

以上三類兵鎮，除鎮守地方官轄鎮一類較少，不予討論外，餘二類均為鄭氏兵鎮之重心所在，其之演變，與鄭氏盛衰有莫大之關係，筆者不敏，爰就鄭氏三代之兵鎮演變，以鄭清和議、南京之役、鄭經西征三事為界，分四期論其兵鎮之演變情形（註4）。

二・國姓初起時之兵鎮

首論永曆七年八月，鄭成功與清廷議和以前兵鎮之擴充情形。明永曆元年十二月，鄭『成功與所善陳輝、張進、施琅、施顯、陳霸、洪旭等願從者九十餘人，乘二巨艦斷纜行，收兵南澳』，『聞永曆即位粵西，遙奉年號，自稱招討大元帥罪臣，有眾三百人，於廈門之鼓浪嶼訓練，委黃愷於安平鎮措

註3：以上二段引文，前段見於施琅靖海紀事卷上飛報大捷疏，後段見於台灣外記卷六永曆三十七年五月。

註4：本文為鄭氏軍事制度論叢之第二篇，原分二篇發表，其一題『論鄭成功北伐以前之兵鎮』，載幼獅學誌第十一卷第二期，1973年6月出版，其二題『論鄭成功北伐以後之兵鎮』，載台灣文獻第二十四卷第四期，1973年12月出版。此二文重複之處不少，又涉及兵鎮之組織，致條理未達簡明嚴謹之理想，故重新調整，移兵鎮組織部份於本論叢第三篇兵政，兵鎮演變部份則合併，改題今名。又以上列三文撰述格式與今之格式不同，必須更改，年代已久，見解與資料多少有所不同，故重新撰述。

餉，識者知其可與有為，於是平國舊將咸歸心焉。即以洪政、陳輝為左右先鋒，楊才、張進為親丁鎮，郭泰、余寬為左右鎮，林習山為樓船鎮，進兵攻海澄。』（註5）是為國姓鄭成功舉兵之始，而與國姓同行之鄭芝龍舊部，由上二段引文所載，有陳輝、張進、施琅、施顯、陳霸、洪旭、洪政、楊才、郭泰、余寬、林習山等。茲以海上見聞錄所載弘光元年閏六月，福王曾『封平國公部將施天福為武毅伯，洪旭為忠振伯，林習山為忠定伯，張進為忠匡伯，陳輝為忠靖伯』，其中未列入國姓部將者，僅武毅伯施天福一人而已，可見國姓所承襲鄭芝龍大部份兵力。因之，國姓初起時之兵鎮，係以鄭芝龍舊部和南澳新募兵數千人為基礎，組成左右先鋒、親丁、左、右、樓船六鎮，是為鄭氏兵鎮組織之開始。至於國姓及其部將封伯者，國姓為忠孝伯，陳輝為忠靖伯，張進為忠匡伯，洪旭為忠振伯，林習山為忠定伯，陳霸則為忠勇伯（註6）。

是時之政局，正值隆武帝初亡，魯王避兵海上，永曆帝正位粵西之際。東南沿海各地，除閩浙名邑為清軍所佔領外，『海上藩鎮分駐於各島，監國魯王別將平夷伯周鶴之、閩安侯周瑞、定西伯張名振、總兵阮美等守舟山至沙埕，鄭彩、鄭聯等守廈門，定國公鄭鴻逵守安平之白沙，使其將陳豹守南澳，賜姓駐廈門』（海上見聞錄永曆二年），分屬魯王、鄭彩、鄭聯、鄭鴻逵等勢力。各勢力所據之島嶼，『金門乃叔父定國公鴻逵所據，廈門為建國公鄭彩同弟定遠侯鄭聯所據，其上海壇、南日、南北二茭、舟山等島，悉係魯王遣萬安侯周瑞、平彝侯周鶴芝，定西侯張名振、阮美等分守，其下諸島如銅山，係南昌伯朱壽所據。惟安平塊土，莫能展其所為，徒訓練士卒，整飭

註5：以上二段引文，前段引自鄭亦鄒鄭成功傳，後段引自海上見聞錄永曆元年十二月。

註6：以上封伯之出處，陳輝至林習山四人見海上見聞錄弘光元年閏六月，陳霸，即陳豹之封忠勇伯則見先王實錄永曆十一年十一月，至於國姓封忠孝伯則為眾所熟知之事，無引出處之必要。

船隻，飄遊於鼓浪嶼，或入海澄，或出鎮海衛，以觀其變。』（台灣外記卷二隆武二年）至於潮州府各縣，則『不明不清，土豪擁據，自相殘併，糧課多不入官。黃岡有掛征南印黃海如，南洋有許隆，澄海有楊廣，海山有朱堯，潮陽有張禮。』（先王實錄永曆三年十一月）其中勢力最小者為國姓鄭成功，可說是一無所據，只得『飄遊於鼓浪嶼』等地之小藩鎮而已。

然鄭成功具有國姓和鄭芝龍冢子之雙重身份，藉就地招募、豪傑投效，兼併群雄和招降清軍等方法，逐漸擴充軍隊，軍隊既增，新兵鎮亦陸續設立。在永曆三年十一月入潮州發展以前，所增之兵鎮，水師方面出現水師一鎮名號，係在永曆元年以『解應龍在溜石寨，遣水師一鎮桑一筠同杜輝暗襲其寨。』（註7）永曆三年十月，國姓率師進攻雲霄縣時，於『初九早，傳令駕出，乘風直進雲霄港。初十日，繇白塔登岸，分三路進兵。以左先鋒施郎、援勦左鎮黃廷、前衝鎮阮引、正兵營盧爵由左而進，右先鋒楊才、援勦右鎮黃山、後衝鎮周瑞、左衝鎮林義、右衝鎮洪習山由右而進，藩自率領戎旗中軍康明、中衝鎮柯宸樞、親丁鎮張進繇中而進。』（先王實錄）此役所出現之兵鎮名號，計有左先鋒、右先鋒、戎旗鎮、親丁鎮、中衝鎮、左衝鎮、右衝鎮、前衝鎮、後衝鎮、援勦左鎮、援勦右鎮等十一兵鎮，以及正兵營等一獨立營。此十一鎮一營與初起時之左右先鋒、親丁、左、右、樓船六鎮相較，左右先鋒、親丁鎮相同，左右鎮未見，疑為水師鎮，而樓船鎮則為水師鎮，應為留守，未參與此役，因之，此時所增加之兵鎮為親軍之戎旗鎮，非親軍之中、左、右、前、後五衝鎮，援勦左、右鎮。

永曆三年十一月，鄭成功進兵潮州，兼併土豪。四年八月以後，鄭彩、鄭鴻逵、魯王諸部，相繼歸附鄭成功，到五年十二月時已完全統一東南沿海反

註7：見台灣外記卷三永曆元年，此則在引文之前有『成功請於鴻逵曰』等字，此鎮亦有可能為定國公之部將，然受國姓指揮，故視為國姓部將。

清勢力之間，以一連串之兼併歸附，軍隊增加，兵鎮亦隨之增設。在這段期間中，新設之兵鎮，在水師有三、四、內司、前、後五鎮和左、右、中、前、後五軍。水師諸鎮，見之於前述者有水師一鎮，永曆三年『十一月，藩令搬運糧粟萬餘石運回中左，交鄭四鎮積存。十二月，三鎮洪忠振伯奉藩令來至軍前。』（先王實錄）三鎮為忠振伯洪旭，四鎮為國姓堂兄鄭泰，專管糧秣，如此應有水師二鎮，由元從諸將掌管，唯姓名未詳。其餘新增各鎮軍則為魯王部將先後歸降者。永曆四年六月『蕩胡（伯阮）進、平彝（侯周）鶴芝以事忤，合力攻閩安侯周瑞，併其眾，盡有其艦，瑞以數艘潰圍出，依國姓思明。』（查繼佐魯春秋）於是國姓遂於永曆四年八月，『以輔明侯林察為左軍，閩安侯周瑞為右軍，定西侯張名振為前軍，平夷侯周鶴芝為後軍，自為中軍元帥』（台灣外記卷三）即設水師各軍以候之（註8）。同年十月，『閩安侯周瑞至中左，藩以周瑞為右軍』（先王實錄），為水師各軍最早補實之名號。永曆五年『正月，以監督張英為正中軍，三月二十五日引蔡進福為水師內司鎮，施舉為水師後鎮。十二月，定西侯張名振、平夷侯周崔之，英義伯阮駿等俱來歸，以名振管水師前軍，崔之管水師後軍，阮駿為水師前鎮。』（先王實錄）於是五軍全部補齊，尚增加水師內司鎮、水師前鎮、水師後鎮三名號，其中屬魯王部將者為水師左、右、前、後四軍，以及水師前鎮，而水師中軍、水師內司鎮、水師後鎮三名號則為國姓嫡系軍鎮。

陸師方面，則增設後勁、前鋒、中權鎮，援勦前、後鎮，護衛左、右、前鎮與北鎮等九鎮。後勁、前鋒、中權三鎮之設置，以後勁鎮最早，係永曆三年十一月，以『海陽舊將陳斌來歸，授以兵，管後勁鎮事。』次為前鋒鎮，係永曆五年四月國姓奪施郎兵權之後，『施郎有慍色，固啟請為僧，以揣藩意

註8：徐鼎小腆紀年卷五永曆四年附考云：是時，舟山未亡，名振、鶴芝無由歸成功。當是時，名振與成功相約結，因遙授是號耳。因之，五軍名號為先設遙授，並非實設。

。藩諭令再募兵，許授前鋒鎮，郎不報，竟自削髮，不赴見』，是為前鋒鎮之名之始見。同年『六月，舊將黃興來歸，授中權鎮。』援勦前、後鎮為永曆四年『九月，舊將藍登來見，授援勦後鎮。十月，掛印黃大振等至中左，以黃大振為援勦前鎮。』護衛左、右鎮係永曆五年八月，『定國公鄭鴻達』送轄將沈明來見，授護衛左鎮，沈奇為右鎮。』護衛後鎮則在同年『十二月，舊將陳堯策先投虜，協虜將楊世德防守漳浦縣。十五日，堯策獻城納降，藩陞授陳堯策掛寧南印，管護衛前鎮。』至於北鎮係在永曆五年六月，『拔監督陳六御為北鎮，管理北兵騎射事。』（以上俱見先王實錄）

除前述之十八鎮外，國姓於永曆五年『六月，初設五營，陞戎旗前協陳倬為禮武營，後協藍衍為智武營，右先鋒鎮副將陳澤為信武營，援勦左下副將吳豪為仁武營，北將楊朝棟為義武營。八月，再設五營，陞中權鎮左營黃梧為英兵營，舊將吳世珍為遊兵營，戎旗正總班楊姐為奇兵營，賜名祖，林文燦為殿兵營，陳壘為正兵營。』（先王實錄）至同年十一月，以大敗楊名皋於小盈嶺，『班師回至中左，照大敵陞賞，以楊祖為首功，改奇兵營為奇兵鎮。』（同前）所設之鎮營為五常、五兵系統，共十營，其中奇兵營以戰功升為鎮，事實上所設之鎮營為一鎮九營，若連同初起兵至此時之兵鎮，水師有中、左、右、前、後五軍，樓船、內司、左、右、前、後、一、二、三、四等十營，其中樓船鎮以統帥林習山縱放施郎降清囚之，此後即未見，疑廢，事實上僅有五軍九營。陸師則有親丁、戎旗鎮，左先鋒、右先鋒、前鋒、後勁、中權五鎮，中、左、右、前、後五衝鋒鎮，援勦五鎮有左、右、前、後等四鎮，尚缺中鎮，而護衛五鎮亦有左、右、前三鎮，再加上專管清軍降兵之北鎮，以及由奇兵營升格之奇兵鎮，共有陸師二十一鎮，以及禮武、智武、信武、仁武、義武等五常營，英兵、遊兵、殿兵、正兵之四個五兵營，共九獨立營，共有水師五軍九鎮，陸師二十一鎮九獨立營，實有清朝東南沿海領地之外最大之反抗勢力。

永曆六年正月，鄭成功兼併鄭聯、鄭彩、鄭鴻逵諸部，收服魯王部將後，連年發兵進攻漳泉潮地區，永曆六年『正月初十日，藩督師進入江東，遣各鎮官兵攻長泰縣。十七日，至溪西地方，漳援虜馬步數千來迎戰。適親丁鎮甘輝率禮武營陳倬等戰數合，虜隨奔潰，我兵趕殺，虜溺水死者不計，得勝而回。』乃進圍長泰，虜陳錦來援，三月初七日，『本藩自統大師屯札江東待敵。初八日，藩傳令曰：爾右先鋒黃廷督左衝鎮楊琦、奇兵鎮楊祖等札空營山頂，爾親丁鎮甘輝督禮武鎮陳倬等札當頭疊敵道之衝，次爾援勦左鎮林勝接之，又次爾前衝鎮萬禮並正兵營陳壘接之。又爾前鋒鎮赫文興馬兵千餘，伏中軍營前樹林，以為各路衝突應援，又爾援勦右鎮黃山埋伏深青橋、鴻漸尾一帶，截其歸路。』遂大敗陳錦，『本藩以禮武鎮陳倬、甘輝、黃廷、黃山等為首功。陞右先鋒黃廷為提督前，甘輝為提督中，黃山為提督右，以副將廖敬管右先鋒鎮，歐斌管親丁鎮，正兵營陞為正兵鎮。』（俱見先王實錄）是役之後，升親丁鎮甘輝為中提督，援勦右鎮黃山為右提督，右先鋒黃廷為前提督，禮武營陳倬為禮武鎮，正兵營為正兵鎮，是時鄭氏之陸師兵鎮增為三提督二十三鎮七獨立營。

永曆六年三月大敗陳錦之後，於同年四月，以『兵眾雲集，開設二十八宿營。角宿戴捷，亢宿林德，氐宿鄭榮，房宿周全斌，心宿周騰，尾宿楊正，箕宿鄭文星，斗宿林功，牛宿謝對，女宿蔡科，虛宿洪承寵，危宿賴策，室宿廉彪，壁宿唐邦杰，奎宿華章，昂宿杜輝，柳宿姚國泰，井宿陳習山進攻漳州，守將王邦俊攬城固守，上下請援。』（註9）唯此二十八宿營於同年十

註9：見先王實錄，此處所列之營僅十八營，尚缺十營之名，其蒼龍七宿為角、亢、氐、房、心、尾、箕等俱全，玄武七宿亦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俱全，白虎七宿僅見奎、昂二宿，尚有婁、胃、畢、觜、參五宿未列，朱雀七宿僅見井、柳二宿，未見鬼、星、張、翼、轸五宿，此未列名之十宿營，當未參加漳州之役所致。

一月『暫撥歸鎮』（先王實錄），暫由獨立營降為各鎮屬下之營。

在永曆六、七年間，鄭氏兵鎮之新建與裁撤，在永曆六年十月與清將金固山礪戰於古縣，大敗，『不見右提督黃山、禮武鎮陳俸、右先鋒廖敬、親丁鎮郭廷、護衛右鎮洪承寵等回，已戰沒陣中矣。』十一月，令二十八宿歸鎮之時，『親丁鎮不設』（俱見先王實錄）此鎮創設於國姓起兵之時，至此始廢，餘眾當併入戎旗鎮，於是戎旗鎮為此一時期唯一之親軍兵鎮。

在廢親丁鎮前後，新見之水陸師兵鎮，在永曆六年四月攻漳州城之時，『另拔親隨營李長、提督前黃廷、提督中甘輝、鐵騎鎮劉有才、昂宿營杜輝兼各處應援遊兵。』文中之鐵騎鎮為初見，當為收降清軍之騎兵而設。七年二月，『委五鎮余寬鎮守三都等處地方。』五月六日，『隨令戎旗神器鎮何明率洪善等候令而發。』（先王實錄）此二鎮之五鎮余寬當為水師之鎮，設置年代當與水師三、四鎮同時，唯此時初見於實錄而已，而神器鎮加戎旗字，當為親軍之鎮，或為裁親丁鎮後設，專掌火器者。此等兵鎮雖未完整，尚足於征戰，並於七年五月大敗金固山礪於海澄，成為東南沿海最大之反清勢力，逼使清廷與之議和。

在鄭清和議之前，鄭氏之兵鎮已發展到五軍、三提督、三十四鎮、七營之規模。此等兵鎮依出現先後和兵鎮性質，分為下列諸系統。

一・水師：

- 1.樓船鎮（後未再出現於諸史料，疑廢，下略）。
- 2.以方位命名兵鎮系統：左、右、內司、後、前。
- 3.以數目命名兵鎮系統：一、二、三、四、五。
- 4.軍系統：左、右、正中、前、後。

二・陸師：

- 1.親軍系統諸鎮：戎旗、親丁（後廢）。
- 2.五鎮系統諸鎮：左先鋒、右先鋒、前鋒、後勁、中權。

- 3.衝鋒系統諸鎮：左、右、前、後、中。
- 4.援勦系統諸鎮：左、右、前、後。
- 5.護衛系統諸鎮：左、右、前。
- 6.特種兵鎮系統：北、鐵騎、神器。
- 7.五常系統鎮營：禮武鎮，仁武、義武、智武、信武等營。
- 8.五兵系統鎮營：正兵、奇兵鎮，遊兵、英兵、殿兵等營。
- 9.提督系統：右、中、前。

以上各系統之解析，請參見兵政一文論述。

三・國姓全盛時之兵鎮

永曆七年八月，清廷派人至廈門，以海澄公爵及興、泉、漳、潮四府之地招撫鄭成功，成功以芝龍降清而清食言為鑑，自不願與之妥協，但以兵鎮擴充過速，亟需時間來整補，對清朝之招撫，或可將計就計，以補充兵源。因之，在『太師平國公差李德、周繼武等齎手書到，稱清朝欲賜地來和。藩曰：清朝亦欲貽我乎？將計就計，權措糧餉以裕衣食也。』（先王實錄永曆七年八月）是故，國姓雖未派兵進攻清軍防地，卻『以和議故，分遣各勦鎮就漳泉派征樂助兵餉。』（先王實錄永曆七年閏八月）在清朝檔案所載錄此時期國姓征餉募兵告示有二，一為國姓府中衝鎮副總兵陳林告示，云：『照得藩主奉命守潮，除暴去奸，以保安土。本府奉藩主憲令，本鎮面諭，前往潮州府潮、揭二縣地方招募壯士。甲午年（永曆八年）三月初二日示。』一為國姓藩戎旗一鎮都督張為軍務事告諭，云：『照得本鎮現在漳平和睦里征輸糧餉，不日報竣，又有別處追輸。前在永福差委饒平招募將領，經有時日，合行弔回。為此牌仰曾旗鼓立到饒平地方，即弔李副將，併督員將及兵丁星速到鎮察點，以敷勁旅。』（俱見明清史料已編第二本兵部殘題本）經一年多

之整補，國姓之實力更形充實。

八年九月，鄭成功以準備充足，計謀已達，即拒絕清朝之議和，大舉進攻漳泉各地，收降清軍，陸續設立新兵鎮。同年十一月初二日，以『漳州協守清將劉國軒獻城歸正，與協將魏標、朴世用等俱來降。初四日，藩駕抵漳，授劉國軒都督僉事』，『以劉國軒為護衛後鎮，魏標為火武營，朴世用為水武營。』九年『四月，改授前鋒鎮赫文興為左提督，改前衝鎮萬禮任後提督，以英兵鎮黃梧任前衝鎮。』同年『五月，總督輔明侯林察並周瑞等入粵勤王，師班回到思明。』諸將均遭記責，『惟信武營陳澤、遊兵鎮黃元、殿兵鎮林文燦三人，建議請令，藩嘉其忠義，各加陞一級。』（註10）此二提督與已設之中、右、前三提督共五提督，為陸師編制最大之單位。護衛後鎮為護衛系統之第四個成立之兵鎮，五兵系統侯之英兵、遊兵、殿兵三營已升格為鎮，於是五兵系統各營至此均升格為鎮，而火武、水武二營則為新設之五行系統鎮營。

永曆十年以後新設或在文獻上新出現之鎮營，是年『三月，陞木武營華棟管後衝鎮，撥前衝鎮黃梧同後衝鎮華棟代守海澄城。』六月，『成功留食（輜）重海澄，以梧守東南門，其餘金武、木武、土武等營錯綜於外。』同『月二十五日辰時，據住鎮海澄黃梧遣中軍賴玉賚稟投誠，稱：據守澄城，於本月二十四夜三更時分舉事，殲殺不順逆黨金武等營。』同月，『拔中提督中鎮鍾宇管護衛中鎮事。』（註11）此年所新見之鎮營為護衛系統五鎮中之護衛中鎮，以及五行系統之木武、金武、土武三營，於是護衛五鎮、五行系統五營全部成立。

註10：以上各段引文，除第二段見海上見聞錄外，均引自先王實錄。

註11：以上各段引文，第一段引自先王實錄，華棟升管後衝鎮之原職木武營，海上見聞錄作金武營，並註其原名為郭遂第。第二段引自鄭亦鄒鄭成功傳順治十三年，第三段則引自明清史料甲編第四本侯代福建巡撫宜永貴揭帖，第四段亦引自先王實錄。

永曆十一年以後新出現或新設之鎮營，是年，『四月，拔協守白沙城恢勦都督黃昭為木武鎮。十月，授義武鎮陳鵬管援勦後鎮事。十一月二十一日，英兵鎮唐邦杰率前鋒、親隨二營叛逃歸虜，左營將鄭然、中軍許廷珪不從，密報右先鋒楊祖、智武鎮藍衍，追之不及。』（先王實錄永曆十一年）是時木武、義武、智武三營已升格為鎮，木武鎮為五行系統營升格為鎮最早見者，義武、智武則為五常系統五營中第二批見之升格為鎮者。永曆十三年四月，『令後提督建安伯萬禮，統援勦中鎮蔡文。』（台灣外記）於是援勦系統五鎮中之援勦中鎮終告出現，此系統之五鎮亦全部成軍。同年，清福建總督李率泰揭帖云：『近據各汛報稱，有偽提督黃廷等領兵數千，留守廈門，尚有多賊分布各汛港口』，其在泃州有偽仁武鎮康邦彥（註12），是仁武鎮已由營升格為鎮，至此五常系統鎮營未升格為鎮者，僅剩下信武營。

由永曆八年九月鄭清和議破裂以後至此時，鄭氏共增設左、後二提督，護衛後、中二鎮，援勦中鎮，水武、火武、木武、金武、土武五營，升五兵系統遊兵、英兵、殿兵三營，五常系統之仁武、義武、智武三營，以及五行系統之木武營為鎮，於是援勦、護衛二系統兵鎮繼五鎮、衝鋒二系統完成五鎮之編制，五兵系統各營全部升格為鎮，五常系統僅信武營仍未見升格為鎮，其餘四營皆升格為鎮，而五行系統各營則僅木武營升格為鎮。

以上所設之兵鎮，僅是持續和議以前兵鎮發展之特色而已。至於本期，即和議後至南京之役前，兵鎮發展之特色，則是親軍系統之急驟發展。

鄭氏之親軍，原有親丁、戎旗二鎮，六年十一月廢親丁鎮，只剩戎旗鎮一鎮作為其私人之衛隊，是為親軍最少之時期。鄭清和議時，即有擴大親軍之計劃，前引明清史料中之戎旗一鎮，可能就是擴大親軍之先聲。和議破裂後，擴大計劃遂逐步實施，永曆九年四月，『通行各提督統領，挑選精銳官兵

註12：此揭帖載於明清史料甲編第五本，下註順治十六年，十月初七日到，順治十六年即永曆十三年。

入戎旗鎮。』（先王實錄）十年五月，『設戎旗左、右鎮，以林勝為左戎旗鎮，拔左衝鎮楊琦為右戎旗鎮。弔各處鄉勇訓練銃器，配執銅百子花釘銃，設斬馬刀、不空歸木棍，每名兵另帶銃彈三粒在身，遇敵擲擊，俱自此始。擬左戎旗鎮南回日，弔選久歷戎伍精勇者，撥入右戎旗為協將、正副領班及班長，以便管練鄉勇及新弔班官。』（同前）於是親軍戎旗鎮分左、右鎮，原戎旗鎮為戎旗左鎮，右鎮則為新設之兵鎮。

在戎旗鎮改名之前後，鄭成功再成立左右虎衛鎮，即鄭軍中最精銳之鐵人部隊。國姓設此衛鎮之因，係於永曆十二年二月：『集諸將議曰：先年護國嶺殺敗阿格商，所拾衣甲全身披掛是鐵，所以敢下馬打死仗者，恃有此耳。其如我兵精勇何？今我亦用此披掛，勦殺醜虜，諸將以為何如？遂行馮工官傳督造陳啟等，日夜製造披掛、鐵面，專意為之，諸將亦以為可。』乃『行各提督、統領挑選勇壯者弔入親軍。三月初一日，拔左先鋒鎮陳魁、援勦後鎮陳鵬為親軍左右驍衛鎮，管披掛官兵，後改驍衛為虎衛鎮。行張五軍、王戎正同陳魁親赴各提督統鎮營中挑選，分為上、中等，撥入左右虎衛鎮，其中等，選而又選，方同上等弔入。另設一大石，重三百斤，於演武亭前。將選中者，藩親閱，令其提石繞行三遍，提不起者，雖選中不隸入。』（先王實錄）乃於同年三月：『賜姓築演武亭於廈門港練兵。以石獅重五百斤為之，力能挺起者，撥入左右虎衛親軍，皆給以雲南斬馬刀、弓箭，帶鐵面，穿鐵臂、鐵裙，用鎖鎖定，使不得脫，時謂之鐵人，拔陳魁、陳鵬為左右虎衛鎮。』（海上見聞錄永曆十二年）至此時，鄭氏之親軍已由一鎮擴充為四鎮，成為鄭氏軍中最精銳之兵鎮。

親軍之擴充，在表面上，使兵鎮制度更接近明代原有之軍事制度，以號召各方豪傑。在實質上，則增加裝備銃器之右武衛，和全身披掛鐵甲之左右虎衛鎮，使戰鬥力增強不少。永曆十三年，鄭成功北伐時，即以原有水陸兩用之部隊，和新增之銃器、鐵人部隊，大敗清軍於瓜州，兵鋒直抵南京城下。

四・鄭氏兵鎮之中衰

南京之失敗，對鄭成功而言，可說是起兵以來最大之挫折，從征之將士，陣亡和被俘不屈而遇害者，為數甚多。因之，永曆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藩師至鎮江，官兵有繇路逃回，有繇水浮回，有被左衝（鎮）截回者。惟查不見大將甘輝、萬禮、林勝、陳魁、張英、藍衍，副將魏標、朴世用、洪復，並戶官潘庚鍾、儀衛吳賜等回。』（先王實錄）而殉難之將領中，甘輝為中提督，萬禮為後提督，林勝為左武衛，陳魁為左虎衛，居隨征之四提督和親軍四鎮統領之半，而張英則為水師中軍，均為國姓部將之精英。及國姓退守金門、廈門時，永曆十四年五月與清將達素戰於金門海上，雖獲大勝，然同月，『初十早辰時，忠靖伯一船官兵與之死敵，矢石如雨，閩安侯陣亡而死，陳堯策傳令至船中，亦戰死』（同前），又折損水師右軍閩安侯周瑞、協理五軍戎務陳堯策二員大將。而金門海戰『數日後，屍浮海岸，長髮者十二三，短髮者十七八。』（海上見聞錄永曆十四年五月）官兵殉難者亦復不少，加上其他小戰役之損失，使得金門海戰勝利以後，鄭氏之兵力，已不如北伐以前之盛。

金門海戰以後，鄭成功鑑於數次大戰之後，急需整補，而台灣又是其父鄭芝龍舊居地，可以作為休養生息之地，遂衡察時勢，決心收復台灣，作為捲土重來之根據地。乃於永曆十五年正月：『藩集諸將密議曰：前年何廷斌所進台灣一圖，田園萬頃，沃野千里，餉稅數十萬，造船利器，吾民鱗集，所優為者。近為紅夷占據，城中夷夥不上千人，攻之可垂手得者。我欲平克台灣，以為根本之地，安頓將領家眷，然後東征西討，無內顧之憂，並可生聚教訓也。時眾俱不敢違，然頗有難色。三月初十日，藩駕駐料羅候順風開駕，時官兵多以過洋為難，思逃者多。』（先王實錄）即憚於台灣海峽之險惡，多有難色。及收復台灣以後，鄭成功為開墾草蕪，鞏固反清復明基地，命

令諸鎮搬眷到台灣居住。然而部份留守金廈之將領安於現狀，不樂東遷，又憚於鄭成功用法嚴峻，果於誅殺，常乘機變節降清。此一情形，在進攻台灣期間之永曆十五年『六月十六日，宣毅左鎮萬義、右衝鎮萬祿據銅山所城叛逃歸虜。』（註13）至『永曆十五年十二月，守台灣城夷長揆一等乞以城歸賜姓，而搬其輕重貨物下船，率餘夷五百餘人駕甲板船遠去，賜姓遂有台灣，改名東寧。時以各社土田分給水陸諸提鎮，而令各搬其家眷至東寧居住，令兵丁俱各屯墾。初至，水土不服，疫癘大作，病者十之七八，死者甚多，加以用法嚴峻，果於誅殺。十六年正月，賜姓嚴諭搬眷，鄭泰、洪旭、黃廷等皆不欲行，於是不發一船至台灣，而差船來弔監紀洪初闢等十人分管番社，皆留住不往，島上信息隔絕。』（海上見聞錄）而南澳守將忠勇侯陳豹，『精悍雄壯，守南澳近二十年，許龍、蘇利等不敢犯，畏之如虎，但性傲，人多忌之。至是，為飛語所中，賜性命（周）全斌攻之。豹倉卒不敢自明，又不敢迎戰，乃舉家入粵投誠，清封慕化伯。』（註14）加上永曆皇帝遇難和鄭芝龍被殺之刺激，終使鄭成功於同年五月八日齎志而薨，由長子鄭經嗣位。

鄭經繼立後不久，以處理堂伯鄭泰問題之失當，鄭泰舊部由其弟鄭鳴駿率眾投誠，於是『鎮營多叛，左武衛楊富、左虎衛何義、忠靖伯陳輝、參軍蔡鳴雷等先後來降』（閩海紀要永曆十七年）清朝。在清朝檔案中載錄鄭氏部將投降者，見之於清聖祖實錄卷十康熙二年，即永曆十七年者，有『九月辛未，靖南王耿繼茂疏報：慶都伯王秀奇投誠，下部知之。福建總督李率泰疏報：忠靖伯陳輝率文武官一百三十三員，兵一千六百名，家口八百餘名投誠

註13：引自先王實錄，此事大清聖祖仁皇帝實錄卷三順治十八年閏七月云：『癸未，安南將軍內大臣達素疏奏：據海澄公黃梧招撫鄭芝龍屬下都督萬義、萬祿等，率官一百八員，官四千四百名，兵民家口萬餘，渡海來歸。』此書以下略稱清康熙實錄，順治十八年為永曆十五年。

註14：引自海紀輯要永曆十六年三月，此事清康熙實錄卷八康熙二年二月：『戊午，授投誠陳豹為慕化伯』，康熙二年為永曆十七年。

。十月丁酉，福建總督李率泰疏報：副統領何義、總兵魏明等率眾來歸。十一月乙亥，靖南王耿繼茂疏報：左都督楊富統率都督僉事陳宗等文武官二百三員，兵丁三千二百五十五名，並戰艦、盔甲、器械等物投誠。浙江總督趙廷臣疏報：靖波將軍阮美率弁兵家口共三千六十六員名投誠。』其中王秀奇原任左都督（註15），陳輝為鄭芝龍舊部，亦國姓初起時之元從，楊富、何義則為親軍統領，此等降清，影響鄭氏軍心士氣甚大。

永曆十七年十一月，清靖南王耿繼茂、福建總督李率泰與荷蘭會合，謀攻鄭經，乃派福建陸路提督馬得功率軍出泉州等港，夾攻鄭經於金門，馬得功所乘之船為鄭軍所奪，投水死，而鄭經不知，竟棄金廈二島，退守銅山。十八年三月，又棄銅山回東寧，諸將不願東行者，又相繼降清。同年『正月，周全斌率眾投誠，入京封伯。洪旭以杜輝守南澳，輝亦掠其輜重投誠。三月，洪旭以二十舟候黃廷同行，而廷部下將士多不願行，遂率眾投誠。』（註16）此一連串之失利，以及兵員之一時無法補充，逼使鄭成功、鄭經父子不得不調整其之兵鎮組織。

鄭氏父子調整兵鎮組織之原則，為精簡軍隊單位，提高戰鬥能力，以彌補軍力之不足。其方法有二，一為裁撤統轄數鎮之提督和軍系統，一為擴充親軍系統兵鎮，茲先論前者。

鄭氏之提督，原有左、右、中、前、後五個單位。北伐時，除前提督黃廷留守金廈外，餘四提督都從征南京。南京失利時，中提督甘輝、後提督萬禮

註15：海上見聞錄永曆十五年八月條，以王秀奇逃回江南，埋名不出，時在國姓下令搬眷入台之時。唯康熙實錄載王秀奇之投誠，見之於永曆十七年，時則在鄭泰事件時，若王秀奇之隱入江南，不可能見之於二年之後之靖南王耿繼茂之疏報，當以實錄所載為是。

註16：引自海上見聞錄，周全斌等之降清，在康熙實錄之載錄為卷十一康熙三年，即永曆十八年夏四月癸丑：『忠明伯周全斌率左右都督以下楊泮等投誠。』同書卷十二康熙二年五月丙寅：『永安侯黃廷、都督余寬等率官兵並家屬人等三萬二千四百餘名出降』，與海上見聞錄所載並無出入。

殉難，左、右兩提督所部損失慘重，補充不易，而其餘兵鎮之損傷亦復不輕。鄭成功遂從永曆十四年二月開始，逐次將四提督殘存官兵改編入其他兵鎮。永曆十四年二月『初二日，陞中提督右鎮李昂為義武鎮。初四日，陞左提督左鎮胡酉為遊兵鎮，改名胡靖。十八日，陞右提督左鎮陳瑞為英兵鎮，謝任為左營，陞正領兵陳璋為殿兵鎮，林卻為左營，改名明祚。二十六日，陞後提督右鎮顏忠為智武鎮，何祐為左營。改左提督翁天祐照舊總理監營事，官兵船器，交與左鎮胡靖，任遊兵鎮事。赦姚國泰罪，撥為右提督（右）協理，黑雲祥為左協理。』（先王實錄）右提督馬信及左右協理姚國泰、黑雲祥所統率之騎兵部隊，也於同年四月『初三日，改右提督馬信為提督親軍驍騎鎮。』（同前）至於僅存之前提督黃廷，於鄭經嗣位時已改任水師提督，因之，壬寅年五月初八日鄭成功歿後鄭錦管偽文官偽鎮及文武閑員冊底云：『水師提督永安伯黃廷。』（註17）至此，陸師之五提督全部裁撤。等到永曆十八年三月黃廷降清後，水師提督亦告廢棄，於是提督系統全部結束。

水師之軍，原有中、左、右、前、後五個單位，中軍張英於永曆十年十月，國姓『委五軍中軍張英總督五軍戎政，兼管水師前軍事』，『阮美管水師前鎮事。』（先王實錄）及南京之役，張英陣亡後，未見復置中軍之記載。

左軍帥輔明侯林察於金門海戰之前，即永曆十四年四月，國姓『委輔明侯為總督水師』（先王實錄）或『以輔明侯林察為水師提督。』（台灣外紀卷五）然戰後即不見蹤影，左軍之名亦未復見於史料，或在此以後不久裁撤。

右軍帥原為周瑞，永曆九年五月被奪職，由戶官洪旭繼任。十一年十月洪旭為兵官，此職未補人，至金門海戰之前，才於永曆十四年四月『初九日，水師忠靖伯陳輝保原水師右軍閩安侯革職載罪周瑞為水師同職，願領頭疊衝鋒

註17：此文件附於欽命管理福建安輯投誠事務戶部郎中賁岱等於康熙元年，即永曆十六年九月八日等題本中，台灣銀行文獻叢刊本錄於鄭氏關係文書內。此文件以下略稱冊底，壬寅為永曆十六年，鄭錦即鄭經，係其別名。

殺虜，許之。』（先王實錄）及周瑞殉難後，此軍亦未見蹤跡。

水師前軍，北伐時由張英兼管，南京之戰，張英陣亡，此後此職廢置情形，史無記錄，不過在鄭成功薨後不久之冊底有『督理五軍戎務兼管前軍事總兵官左都督周全斌』，已由周全斌以五軍戎務都督兼管此軍，等到周全斌降清，前軍亦不見於文獻，似未曾恢復。

水師後軍由魯王故將平夷侯周鶴芝掌管，江南之戰時，從征南京。永曆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功至鎮江，馬信、陳堯策、王秀奇、林習山、周鶴芝、張名振、周瑞等陸續俱回。』（台灣外記卷四）此後見於諸史料者，僅有永曆十七年八月二十日，浙江巡撫朱昌祚疏報，侯周崔（鶴）芝乃鄭（成功）腹心，其子周家政棄逆效順，齎送偽印關防，同其弟及將領、兵丁、百姓、男婦齊進溫州黃華關，隨就近安插。下部知之。』此軍可能因周家政之降清而解散。至此，水師五軍已事實上不復存在。

鄭成功、鄭經父子裁撤提督、軍之目的，在於補充其他兵鎮之兵力，但以損失過多，一時仍無法恢復北伐前之盛況。在鄭成功死後不久，即永曆十六年之兵鎮，據冊底所載，列之如次：

統領親軍勇衛掛征勦將軍印總兵官左都督黃安

親軍武衛左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何義

親軍武衛右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楊富

親軍侍衛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馮錫範

親軍虎衛左鎮總兵官都督同知蕭泗

親軍虎衛右鎮總兵官都督同知張盛

親軍驍騎左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姚國泰

親軍驍騎右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劉國軒

親軍神機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楊祥

親軍神威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黃嶼

先鋒左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黃應

統領署先鋒右鎮總兵官都督同知陳澤

統領署前鋒左鎮總兵官都督同知陳廣

前鋒右鎮總兵官都督同知陳瑞

統領中衛鋒鎮總兵官都督同知蕭拱辰

左衛鋒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蔡旻

右衝鋒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李昂
 後衝鋒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洪羽
 統領宣毅左鎮總兵官都督同知杜輝
 宣毅後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杜斌
 援勦右鎮總兵官都督同知林順
 親隨鎮總兵官都督僉事許貞
 署遊兵鎮署總兵官都督僉事張華
 英兵鎮總兵官都督僉事林明
 信武鎮署總兵官都督僉事何正

前衝鋒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翁陞
 統領中權鎮署總兵官都督同知顏望忠
 宣毅右鎮總兵官都督同知湯貴
 援勦左鎮總兵官都督同知康熊
 署援勦後鎮署總兵官都督僉事裴德
 署殿兵鎮署總兵官都督僉事萬宏
 正兵鎮總兵官都督僉事陳昇
 奇兵鎮總兵官都督僉事顏進
 護衛鎮總兵官都督僉事魏騰

以衛鎮之興廢論，由勇衛至神威鎮均標明『親軍』，為親軍衛鎮，共十鎮，其中武衛左鎮、武衛右鎮、虎衛左鎮、虎衛右鎮四鎮即原有之左武衛、右武衛、左虎衛、右虎衛四鎮，不管鎮將變易與否，其體制仍繼續維持。神機鎮、神威鎮係鄭經嗣立後，陸續將非親軍之火炮部隊，即神機、神威二鎮改入親軍。驍騎左右鎮係鄭成功於永曆十四年四月，將右提督馬信所統率之騎兵部隊，改為親軍驍騎鎮，及永曆十六年五月『初八日，國姓招討大將軍殂於東寧，年三十有九，未幾，馬信、黃安皆病故。』（海上見聞錄）鄭經乃將驍騎鎮分為左右鎮，由馬信屬將姚國泰、劉國軒分別統領。是為鄭成功為彌補軍隊數量之損失，將部份兵鎮改變訓練方式，編入親軍，以增加戰鬥力量。以上八親軍鎮，武衛、虎衛四鎮為南京之役以前已存在者，驍騎左、右鎮為由右提督馬信所部改設，而神機、神威二鎮為非親軍兵鎮改隸者，均非新設之兵鎮，因之，新設之親軍衛鎮事實上僅有勇衛、侍衛二鎮。

先鋒左鎮即左先鋒以下各鎮，為親軍系統以外之兵鎮，計有五鎮系統五鎮、衝鋒系統五鎮、宣毅系統三鎮、援勦系統三鎮、五兵系統五鎮和五常系統之信武一鎮，以及親隨、護衛二鎮，共二十四鎮而已，其中五鎮系統之前鋒鎮分左、右，但無後勁鎮，而中權鎮則列名在五衝鋒鎮之後，地位似乎不能

與左右先鋒、左右前鋒四鎮相等。衝鋒五鎮俱全，宣毅餘左、右、後三鎮，援勦各鎮冊底所列亦左、右、後三鎮，尚有援勦前鎮戴捷一鎮。此鎮在永曆八年三月，國姓『逮援勦前鎮黃大振。振，興化人也，作為不軌，假義劫掠詔使。藩巡歷至是，知之，遣中提督甘輝逮繫治罪，委副將戴捷管理援勦前鎮事。』在鄭成功去世時，『提督黃廷等領兵數千留守廈門，尚有多賊分佈各汛港口，浯州則有前鎮戴捷。』（註18）鄭經棄金廈入台後，此鎮則屯兵於赤山，故清內務府藏康熙初年墨繪台灣軍事防備地圖（以下略稱地圖，註19），在赤山屯兵處註明援勦前鎮戴捷，均為此鎮在南京之役後未廢之明証，因之，援勦系統應有左、右、前、後四鎮。

冊底所列兵鎮名單中，在援勦系統之後為新設之親隨鎮，此鎮之後為五兵系統之殿兵、遊兵、正兵、英兵、奇兵五鎮俱全，而五常鎮僅列信武鎮，其餘四鎮，即仁武、義武、禮武、智武四鎮或降為營而不列，五行各鎮則全部廢除。在五常之後之鎮營，則出現護衛鎮，亦為新設之兵鎮，皆詳見兵政一文論述。

由以上所論可知，鄭氏在鄭成功死後不久時，所屬之兵鎮，以數量論，雖不如北伐以前，但以戰鬥力論，則因親軍之增加及武器之改良，與北伐以前仍不相上下。及永曆十八年鄭經駐守東寧，全心全力於台灣之開墾時，各鎮營駐防情形，依永曆十八年軍備圖所示，在承天府四周有侍衛馮二舍、勇衛黃安、左武衛林鳳、左虎衛裴德、右虎衛林鳳，安平城內有護衛鎮魏騰、黃連，安平城外有左先鋒黃應、右先鋒陳澤，柴頭港民社駐英兵鎮陳勇、智武營顏夢忠，目加溜灣民社駐左右武衛，二贊行駐殿兵鎮張榮、禮武營洪德。

註18：以上二段引文，前段引自先王實錄，後段引自明清史料甲編第五本四六一頁『鄭成功存亡亦未可知』殘件，文中之前鎮當援勦前鎮。

註19：台北市文獻委員會影印此圖時，改題永曆十八年台灣兵備圖，暫因之認為此圖為永曆十八年之軍備地圖。

赤山屯兵處有援勦前鎮戴捷、前衝鎮翁陞、右衝鎮李卯，觀音山屯兵處有左衝鎮林申、仁武營林、義武營陳，梅港尾駐左右虎衛，淡水則有各鎮兵營，至於守澎湖之兵鎮則未在地圖之內（附圖一）。由此一佈局可推測，鄭經僅求自保，似乎已遺忘對漳泉之經略。

五・西征後之兵鎮

永曆十八年鄭經退守台灣以後，分派兵鎮到各地墾荒，以充實軍糧民食，仍未忘記教習武藝、弓矢、陣法，添置兵船、武器，以求自保。因之，永曆二十年七月，忠靖伯洪旭，字念蕙即建議鄭經云：『文事武備、兩者不可缺一，慎勿以天塹足恃，遂爾偷安忘戰！況琅素抱韜略，必懷怨恨，加之周全斌兩次過台，水路地方諳熟，必能自請東征。當勤訓練操演，一旦有警，便可禦敵。經曰：念蕙言出金石，自當銘佩！隨通行各鎮營，凡農隙時，務教習武藝弓矢，春秋操演陣法。旭曰：地方已定，船隻第一緊要。況東來已有數載，諸k船、戰艦悉將朽爛，速當修葺堅牢，以備不虞。經是之，即檄南北路各鎮，著屯兵入深山窮谷中，採辦桅舵含檀，令匠補葺修造。旭又別遣商船前往各港，多價購船料，載到台灣，興造洋艘、烏船、裝白糖、鹿皮等物，上通日本，製造銅k、倭刀、盔甲，並鑄永曆錢，下販暹羅、交趾、東京各處以富國，從此台灣日盛，田疇市肆不讓內地。』（台灣外記卷六）唯當時以清廷厲行海禁政策，台灣平民人數不多，尚不足負擔全部之生產事業，必須留下一部份兵鎮，以事農業生產（註20），隨時得整裝作戰之兵鎮，不過十餘鎮而已。因之，永曆二十八年三藩之役起，五月，鄭『經以陳永華為留守總制，率侍衛馮錫範、兵官陳繩武、吏官洪磊等奉永曆二十八年正朔渡海而西

註20：參閱曹永和著鄭氏時代之台灣墾殖，載台灣經濟史初集，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

，船不滿百，軍不滿萬。』（鄭亦鄒鄭成功傳）由此可見直接從事農耕事業之兵鎮，其數量實在不少。

鄭經抵達廈門之後，隨即秘密派人至漳、泉等處募兵，是時所新設之兵鎮，在永曆二十八年四月攻同安城之役，係由『侍衛馮錫范（範，以下同）督右武衛劉國軒、左虎衛何祐、戎旗一鎮林陞、戎旗二鎮施陞等攻同安』（台灣外記卷七），新設之兵鎮有戎旗一鎮、二鎮。同年六月圍攻泉州城時，經『命左先鋒鎮盪鹵（虜）將軍張學堯為帥，督戎旗四鎮馬成龍、戎旗五鎮高明等，從同安陸路進，會師泉州。經統戎旗一鎮許耀、戎旗二鎮林陞、戎旗三鎮林定並六官等，從大擔，由泉州港而入。』（同上）又增設戎旗三鎮、四鎮、五鎮，共設親軍戎旗一至五鎮。

鄭經在進攻泉州府城之同時，並派兵進攻海澄、同安。永曆二十八年四月，海澄鎮總兵『趙得勝陰約降於世藩，不受耿令。世藩兵至同安，尚蘭迎降，質張學堯家眷，學堯亦降。五月，世藩至思明州，以趙得勝為左提督、張學堯為左先鋒、化尚蘭為仁武鎮。』同月，『同人施鳳亦帥舟師來降，經授鳳為亢宿鎮。尋而施琅子施齊亦至，改姓王，名世澤，授女宿鎮』，另授『楊威為尾宿營』（註21），所授之兵鎮中，冊底未見者有復設五提督之左提督，五常系統之仁武營，以及復設二十八宿營中之亢宿、女宿、尾宿三營。

永曆二十八年六月，泉州、漳州二府城均降，鄭經以王『藩錫為指揮使，暫理提督軍務。平和公黃芳度以漳州降，承制封德化公，授前提督。』（閩海紀略）七月，『平南王遣兵圍劉進忠於潮州，耿王不能援，進忠求救於海上。世藩遣金漢臣援之，以進忠為右提督。』（海上見聞錄）至同年十一月『

註21：以上三段引文，第一段引自海上見聞錄，文中之尚蘭即化尚蘭，或作華尚蘭，第二段引自台灣外記卷七永曆二十八年五月，文中之同人為同安人，施鳳，自註云：鳳即施亥，後改名明良。第三段則引自東南紀事卷十二鄭成功傳下永曆二十八年五月，此條所載鄭錦入思明賞諸將功事，缺女宿營王世澤，而增尾宿營楊威，今並列之。

令侍衛馮錫范為帥，興明伯趙得勝副之，督左虎衛何祐、奎宿鎮鄭國選等，由海澄進攻漳浦。十八日，炎無奈，請降，經授炎前鋒鎮，掛蕩虜將軍印。』

（台灣外記卷六）至此鄭經連下泉州、漳州、潮州三府，以清降兵增設右、前二提督，前鋒鎮，而復見之鎮營則有二十八宿系統之奎宿鎮。在此一年中所增加冊底未載之兵鎮，計有左、右、前三都督，戎旗一、二、三、四、五鎮等五鎮，五常系統之仁武鎮，以及二十八宿系統之亢宿、尾宿、女宿、奎宿四鎮營。

永曆二十九年，鄭經占領潮州之後，續與清軍爭戰。是年五月，清兵屯割新墟，統領王國棟以鄭氏右提督劉『進忠退兵之速，疑為漳州信急，兼恃兵將眾多，以騎卒為先鋒，步旅與鄉勇為左右援，遍野滿山齊進。豈期騎兵未到，左援步旅從間道山頂先出，與氏宿鎮萬燾陣相遇，火器齊發，燾少怯退下。』新見之兵鎮為二十八宿系統之氏宿鎮。同年六月，漳州降將黃芳度叛變，『薙髮據城，經決意進勦，率侍衛馮錫范、井宿鎮江仰望、援勦中鎮蔡文、金武鎮陳侃從萬松關而進。令興明伯左提督趙得勝督土武鎮黃良驥等從石碼、古縣而進。又令安東將軍劉炎督揚威後鎮陳福、木武鎮馮友魁、信武鎮張國傑、英兵鎮劉成良、牛宿鎮曾偉、火武鎮施廷等，從馬口、木綿而進，俱會師於漳城。』十月『初六日，芳度標將吳淑獻城降，經封為平虜將軍後提督，潛為戎旗鎮。』（註22）此役重見後提督，援勦系統之援勦中鎮，五常系統之信武鎮，五行系統之火武、金武、土武、木武四鎮，二十八宿系統之井宿、牛宿二鎮營等八個名號之鎮營，又新見新兵鎮系統之一，即揚威系統之揚威後鎮一鎮，再加上潮州之役所見之氏宿鎮，此一年度重見與新見之兵鎮計有後提督、援勦中鎮、揚威後鎮、信武鎮，以及五行系統四鎮、二十

註22：以上三段引文，第一、二段引自台灣外記卷七，第三段引自閩海紀要永曆二十九年，此段之潛為吳淑之弟，其任戎旗鎮，當為戎旗二鎮。

八宿系統三鎮營，共一提督十鎮營。

永曆三十年，鄭經繼續向惠州、汀州、興化、邵武四府進展，同年正月，劉『進忠既得碣石，分一旅，以吳三奇之三子振義鎮吳啟鎮，六奇之六子奮義鎮吳啟宮為前導』，新見振義鎮、啟義鎮二鎮。二月，『東莞守將張國勛亦降，以為後勁鎮』，復見後勁鎮。五月，『時劉應麟為副將，守汀州，降，報至，經以應麟為前提督，封奉明伯。』九月，『王師入閩，精忠降。其守將馬成龍以興化納款於經，封殄虜伯援勦左鎮，許耀入據之。』同月，『經令左武衛薛進思督果毅後鎮吳祿、井宿鎮江仰望、女宿鎮毛興、奎宿鎮鄭國選、角宿鎮吳桂、斗宿鎮王一新等兵往汀州。精忠放平北將軍王進功回泉州治兵應援。進功至泉，往謁鄭經，經表封進功為匡明伯中提督。』新見之兵鎮有中提督、果毅後鎮，以及二十八宿系統鎮營之角宿、斗宿二鎮。十月，『耿藩左都督曾養性接精忠檄，隨剃髮撤師，自溫、台航海回閩。其部將朱天貴不肯從養性投誠，將舟師悉附守鎮定海奇兵鎮黃應與水師一鎮蕭琛等，引眾邀擊養性歸師，獲船數十號，報捷，經大喜，授天貴樓船左鎮。鄭經得邵武捷，加楊德為平鹵將軍後勁鎮，邢羽為折衝中鎮』（註23），新見之兵鎮名稱有水師一鎮、樓船左鎮。此一年度新見或復見之提督、鎮營，於提督有中提督、前提督，於鎮營則復見陸師二十八宿系統之角宿、斗宿二鎮營，新見果毅系統之果毅後鎮，折衝系統之折衝中鎮，五義系統之振義鎮、奮義鎮等二督六鎮，水師則新見水師一鎮、樓船系統之樓船左鎮等二鎮，是為鄭經西征之最高峰。

註23：以上六段引文，第一段引自台灣外記卷七，第二段引自海上見聞錄永曆三十年，第三段引自閩海紀要永曆三十年，此前提督原授漳州降將黃芳度，後黃芳度叛，廢，至此再授劉應麟。第四段引自鄭成功傳康熙十五年，即永曆三十年，援勦左鎮在冊底已見，並非新兵鎮。第五、六段皆引自台灣外記卷七，第六段之楊德為原汀州守將，平鹵將軍即平虜將軍。

鄭經之西征，係利用三藩之役之機會，連得漳、泉、潮、惠諸府地，永曆三十年九月，清軍攻占福州，耿精忠投降，鄭氏雖乘機收復興化、邵武二府。但北方屏障已失，攻守倍感困難，加上用人失當，致同年十月許耀敗於烏龍江，十二月汀州守將薛進思棄城走，翌年正月何祐失興化，趙得勝戰死，二月泉、漳諸府皆失，鄭經退回廈門，新歸附之兵鎮，僅吳淑等數將歸廈門外，其餘非戰死，即叛離而去，所得之七府土地全部喪失。

永曆三十一年一年中，鄭經專事休養，與清軍相安無事，軍事之佈置也偏重於防禦性質，於是原已設置而未見諸文獻之兵鎮名號相繼出現。永曆三十一年『二月初九日，清兵至泉州，守將林定無備，城破，標將林孟、參宿營謝貴死之。十九日，清兵至漳，世藩倉皇登舟，至廈門，角宿營吳桂整兵防守，眾賴以安。』（註24）於是鄭經授吳桂『建威中鎮，以姻親陳愷叛，引嫌辭首歸，其子箕宿營吳天祿。』（台灣外記）三月，鄭經分水陸汛守，各鎮營之汛地，閩海紀要與台灣外記略有差異，閩海紀要為：『水師四營陳陞、五營蔡沖瑠、七營石至、八營陳勝分佈蚶江、祥芝、崇武、獺窟，晉、南、惠沿海悉隸之，一營蕭武守興化，水師二營章元勳分（佈）海壇、先陰，福清、長樂沿海悉隸之，樓船中鎮蕭琛駐定海一帶，危宿營陳起萬駐福寧一帶，此北汛之碁佈也。揚威前鎮陳昌、左鎮陳福分駐漳港，海澄等處地方悉隸之，奇兵鎮黃應、英兵鎮李隆、殿兵鎮林奕、房宿營楊興分屯銅山，南澳、詔安、潮陽、揭陽地方悉隸之。』台灣外記卷七則為『分水師一鎮蕭武往湄州，守興化地方，水師四鎮陳陞、水師五鎮蔡沖瑠。七鎮石玉、八鎮陳勝，分撥蚶江、祥芝、崇武、獺窟，以隸晉、南、惠三縣沿海地方，水師二鎮江元勳、三鎮林瑞驥守海澄芝陰，凡福清、長樂濱海，聽其管轄，樓船中鎮蕭琛守定海地方，危宿鎮陳起萬守福寧州地方，樓船左鎮朱天貴、右鎮劉天福督

註24：引自海上見聞錄，吳桂所任之營，台灣外記作亢宿營，與見聞錄所載有異。

師往浙江寧波、溫、台、舟山等處，揚威前鎮陳昌、左鎮陳福分割謝村、澄海地方，昭義鎮楊德、房宿鎮楊興分屯銅山、五都、詔安、南澳、潮州、淺山等處。』（註25）新見於史料之兵鎮名號，計有房宿、箕宿、危宿、參宿等四個二十八宿系統鎮營，揚威系統之左、前二鎮，建威系統之中鎮、五義系統之昭義鎮等八個陸師鎮營，以及水師二、三、四、五、七、八等六鎮，樓船系統之右、中二鎮共八個水師鎮營。

從永曆三十二年二月開始，鄭經派中提督劉國軒、後提督吳淑率諸軍進攻漳、泉等地，到三十四年二月鄭經放棄金、廈，回歸東寧為止，前後有二年之時間。在這段時間中，劉國軒、吳淑雖奮力攻戰，無奈外有清軍主力壓境，內有奸佞馮錫範亂政，致使吳淑殉難於版尾寨，劉國軒則被迫撤軍，盡棄前功。雖如此，在這兩年中，仍有建威左鎮等六個鎮營新見於諸文獻中。永曆三十二年三月，遣『昂宿營張雄取平和。』（閩海紀略）永曆三十三年二月，『水師五鎮蔡仲瑀分守惠安沿邊，以其老耄不能約束，經令虛宿鎮王傑統其眾，調仲瑀回廈，仲瑀駕小船入泉州投誠。折衝左鎮呂韜率眾投誠，軒偵知，遣英義鎮林彪率眾伏於同安界牌，截搶歸海。』（台灣外記卷八）同年十一月，『吳淑守版尾寨，牆傾壓死，世藩痛哭，以淑次子天駟為建威左鎮，統其兵。』（海上見聞錄永曆三十三年）另有未書年代之『樓船前鎮總兵官都督同知楊廷彩，當繳到偽劄一張、銅印一顆。』（楊捷平閩記卷四彙報偽鎮投誠啟）此後一直到鄭經退回台灣為止，新出現冊底未見之兵鎮有樓船系統之樓船前鎮，建威系統之建威左鎮，折衝系統之折衝左鎮，五義系統之英義鎮，以及二十八宿系統之昂宿、虛宿等六鎮營。

鄭經退守台灣之後，未幾病逝，長子鄭克塽遇害，次子克塽繼位，奸佞馮錫範當政，國政益不可為。永曆三十五年十月，清福建總督姚『啟聖計招台

註25：此二文獻最大之差異為所錄水師各數目營，台灣外記皆作鎮。

灣行人傳為霖等，建威後鎮朱友發其事，為霖等皆誅。』（鄭亦鄒鄭成功傳康熙二十年）新見建威後鎮一鎮。在澎湖之戰時，施琅飛報大捷疏與台灣外記所載之兵鎮，而冊底未見者，計有果毅系統之果毅中鎮、左鎮、右鎮，龍驤系統龍驤左鎮，以及二十八宿系統之壁宿鎮等，連同建威左鎮，共有六鎮（註26）。

綜合以上所述為鄭經時期新見而冊底未載之提督、鎮營見之於文獻者，其他未見於文獻之名號尚多，即以所見而論，鄭經復置及新建之兵鎮，可歸納為以下數類：

一・水師：

- 1.數目系統兵鎮：一、二、三、四、五、七、八
- 2.樓船系統兵鎮：左、右、前、中

二・陸師：

- 1.提督系統：中、左、右、前、後
- 2.親軍戎旗系統兵鎮：一、二、三、四、五
- 3.援勦系統：中
- 4.果毅系統兵鎮：左、右、後、中
- 5.建威系統兵鎮：左、後、中
- 6.揚威系統兵鎮：左、前、後
- 7.折衝系統兵鎮：左、中
- 8.龍驤系統兵鎮：左
- 9.五常系統鎮營：仁武
- 10.五行系統鎮營：火武、木武、金武、土武
- 11.五義系統鎮營：振義、奮義、昭義、英義
- 12.二十八宿系統鎮營：角宿、亢宿、氐宿、房宿、尾宿、箕宿、斗宿、牛宿、女宿、虛宿、危宿、壁宿、奎宿、昂宿、參宿、井宿等十五宿。

以上共五提督五十五鎮營，以規模論，遠超過鄭成功全盛之時代，但實質上，無論組織、戰鬥力均不如北伐以前，兵鎮之名號亦多權宜之制，且多未沿明代舊名。因之，三藩之役結束，鄭經歸回東寧時，從歸之兵鎮，除原台灣從征之兵鎮外，僅吳潛等寥寥數鎮而已。

鄭經回台灣以後，縱情於聲色佚樂，不復以國事為念，政權落入奸佞馮錫範之手，而元老宿舊陳永華、柯平、楊英等相繼去世，政治漸亂，於是兵鎮之整頓工作，都無法實施，致使兵鎮混亂如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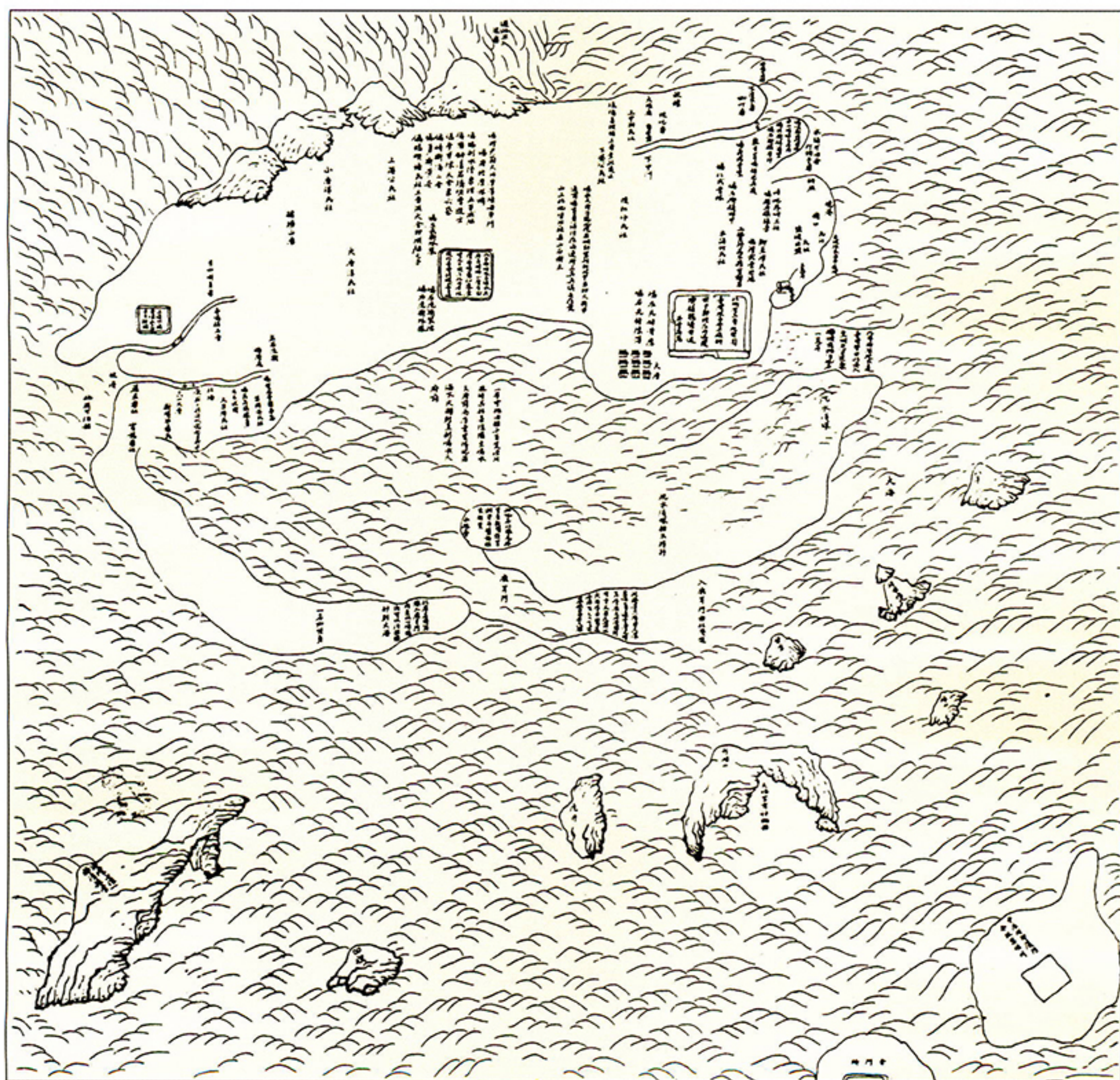
永曆三十五年正月，鄭經薨，馮錫範縊殺鄭經長子監國克塽，立次子，即馮錫範之壻克塽為主，國勢更不可為。同年五月，克塽之叔『鄭明、鄭智二人欲捐資募兵，請於錫范，范不允。復謀之國軒，軒曰：公子有志，為國捐資募兵，此誠盛舉！有何不可？軒當代為轉請。明、智謝之，軒啟克塽曰：屢聞姚啟聖欲興兵東征，正臣下效命之日，何況至親骨肉，明、智招募，宜允其請。塽從之，遂以明為左武驤將軍，智為右武驤將軍。但一旅未成，騷壁難堪，軒與范又啟塽止之。』（台灣外記卷九永曆三十五年五月）所成立之衛鎮當為左右武驤衛，但未成功。使馮錫範更形跋扈，等到永曆三十七年六月之澎湖之戰，劉國軒失利以後，馮錫範遂乘機挾持克塽投降清朝，鄭氏王朝終告結束。

六・結論

綜合以上所論，鄭氏兵鎮在北伐以前之發展，以質量而論，由起兵時之水陸六鎮開始，逐次擴充，到北伐時已有水師五軍、十鎮，陸師五提督、四十鎮，以及精銳之左右武衛、虎衛等七十餘鎮之兵力。以兵鎮名稱及制度而論，由原有沿用鄭芝龍舊制，逐漸改用明代制度，訓練出一支既適合事實需要，又接近明代原有軍事制度之部隊。鄭成功遂以此一兵團，統一東南沿海各股反清勢力，連敗清軍，更於永曆十三年突入長江，圍攻清軍於南京。

南京大敗以後，在鄭成功時代及鄭經西征之前，軍隊損失雖多，但能按成規整編，維持各鎮之戰鬥力，加上軍隊訓練方法之改進，使得戰鬥能力較北伐以前並不遜色太多。不過因實行屯兵政策關係，部份兵鎮不能隨時應召遠征，因之，鄭經西征時，隨征之將士尚未及一萬人。

鄭經抵廈門後，借招募、納降等方法，復置五提督、水師數目、五行、二十八宿系統諸提鎮營，新置戎旗、樓船、果毅、建威、揚威、折衝、龍驤、五義等系統鎮營。這些新置復置之兵鎮，戰鬥力雖不弱，然而反清復明之意志則不如原有之兵鎮，等到鄭經重回台灣，從歸者只有吳潛等數鎮營而已。東歸之後，鄭經縱情聲色，信任奸佞馮錫範，政治漸壞，使得急待整頓之兵鎮組織，更形敗壞。等到劉國軒失利於澎湖之後，馮錫範遂乘機挾持幼主克塽投降清朝，致使鄭成功辛苦經營東南天半壁之大業，不得不因之結束。



永曆十八年臺灣軍備圖